

我們是祖國的戰士

愛倫堡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55541

820(2)
2022

愛倫堡等著

我們是祖國的戰士

李 霖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愛倫堡、占洪諾夫、安東諾夫等作家所作短篇小說十八篇。在這些短篇中，描述了蘇聯戰士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表現的無比英雄氣概以及忘我的犧牲精神。這裏有炸橋後雙目失明，但仍歷盡艱險，爬回自己陣地的謝爾沙文。有自己身受重傷，仍把受傷的同志揹回，最後完成偵察任務的斯契潘·伊萬諾維奇。有給師長擋彈片的米特洛法諾夫。有退入廢礦井堅持戰鬥，終於回到自己隊伍裏的科斯齊崔大尉率領下的一小隊紅軍。此外，普通蘇維埃人的優良品質和頑強不屈的性格，也充分表現在這些短篇中。

И. Эренбург и другие

СОЛДАТЫ РОДИНЫ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年版本譯出

我們是祖國的戰士

愛倫堡等著

李 霖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九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登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34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 1/8 字數 20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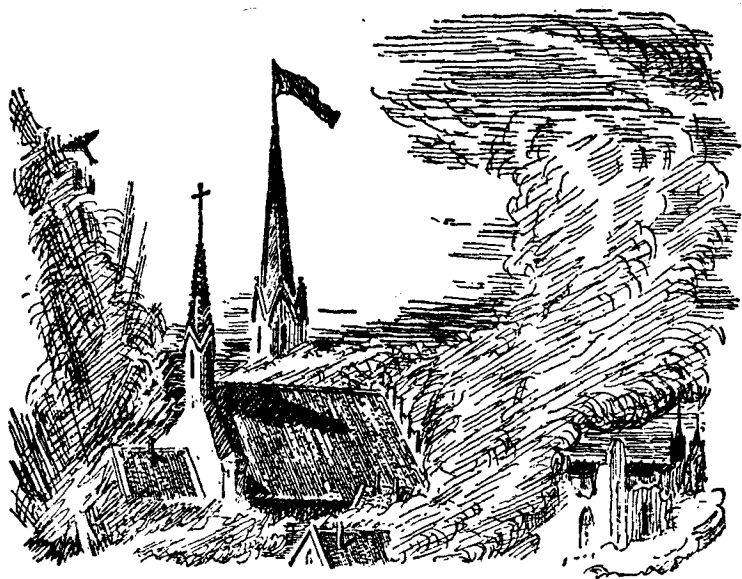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 (6) 0.95 元

目 次

旗.....	瓦·卡達耶夫(1)
從三月到四月.....	弗·柯塞符尼柯夫(9)
俄羅斯性格.....	阿·托爾斯泰(33)
紅色信號彈.....	蓋·別列茲科(43)
普通兵劉契科夫.....	維·涅克拉索夫(86)
手.....	尼·吉洪諾夫(102)
成熟.....	維·凱特琳斯卡婭(106)
好心的人們.....	尤·蓋爾曼(123)
幸福.....	伊·愛倫堡(149)
生命.....	瓦·格羅斯曼(155)
兩支衝鋒槍.....	謝·安東諾夫(187)
廣播兵.....	尤·納吉賓(197)
五月夜裏的偉績.....	爾·伏拉耶爾曼(213)
蘭格斯丁去捕俘.....	維·拉齊斯(232)
死過三次的人.....	保·普里瓦洛夫(243)
兵士和將軍.....	謝·瓦申蔡夫(253)
偉大的心.....	阿·薩甫邱克(262)
未寫字的信.....	帕·加夫里羅夫(267)



旗

瓦·卡達耶夫

在一個海島的深處，隱約地顯出幾座石板蓋的房頂，房頂上面高聳着一個帶黑色的筆直十字架的教堂尖塔，十字架插入陰沉的天空中。

看來，那岩石嶙峋的海岸上是空無一人的，在幾百裡周圍的海面上也像是空蕩蕩地一無所有，但實際上却並不是這樣。

在遙遠的海面上，有時出現了軍艦和運輸艦的淡淡的側影，就在這時候，一塊花崗石毫無聲息地、輕易地像夢中，像神話中一樣退向一邊，顯出一個岩洞。從岩洞下面，平穩地升起三門遠射程砲。砲升高到海平面以上，向前推進了一些，然後停了下來。那三

根長得嚇人的砲管，自動地跟隨敵人的軍艦轉動，彷彿被磁石吸引着似的。在那厚厚的鋼切斷面上，在那集油凹槽中，暗綠色的潤滑油在閃閃發光。

在峭壁上深深鑿出的幾個暗砲室裏，駐紮着一小部要塞衛戍部隊，放着他們的一切裝備。在與士兵室用膠木板隔開的一個狹窄的壁洞裏，住着衛戍部隊司令員和政委。他們坐在兩張安裝在牆內的架床上，床中間隔着一個小桌子，桌上亮着一盞電燈，燈光在通風器的圓盤上反射出閃電般的光芒。乾燥的風吹動着桌上的表冊。

鉛筆在劃成方格的地圖上迅速移動着，這是一張海圖。司令員剛剛接到報告說，在第八方格中發現了敵人的驅逐艦。司令員點了點頭。

一片耀眼的橙黃色火光從砲中飛出。接連三次齊射，把海水和岩石都震盪起來了，聲浪沉重地撞擊着耳鼓。砲彈像在大理石上滾鐵球似的發出一片嘈雜的響聲，一個跟一個地飛向遠方。待了一會，沿着水面傳來了迴聲，它告訴我們砲彈爆炸了。

砲台司令員和政委默默地相互望着。一切情況不用說話就都明白：海島四周被包圍了，交通斷絕了。數量很少的勇士們，不斷打退了從海上和空中來的攻擊，他們保衛着這被圍的砲台已經有一個多月。炸彈老是那麼瘋狂地轟炸着岩石，水雷艇和登陸艇從四面八方竄來，敵人想用衝擊來奪取海島，但是花崗石的峭壁却仍然不可動搖地屹立着。於是敵人退到遠遠的海面上去了，他們集中兵力，改換隊形，隨即又開始了衝擊。他們想尋找防守薄弱的地點，但是沒有找到……。

過了一些時間。

彈藥和給養越來越少了，倉庫空了。司令員和政委好幾小時

坐着看表册，他們在調配，縮減，想儘量推遲那可怕時刻的到來。但是，結局漸漸迫近，而現在終於來臨了。

“怎麼辦？”政委終於說了。

“怎麼辦！全光了。”司令員說。

“那您寫吧。”

司令員不慌不忙地打開航海日誌，看了看錶，用整潔的筆跡寫道：“十月二十日。今天從早晨起就用所有的大砲射擊，在十七時四十五分發出了最後一次齊射。砲彈沒有了，存糧還够一晝夜。”

他闔上日誌，把這本穿着絲綫和結頭上打着火漆封印的厚記事册，像掂斤兩似的在手掌裏托了一會，然後把它放在欄板上。

“政委，事情就是這樣了。”他臉上毫無笑容地說。

有人在敲門。

“進來。”

值日員穿着一件閃閃發光的雨衣，走進室內，從雨衣上往下滴着雨水。他把一個不大的鉛質圓筒放在桌上。

“通信筒嗎？”

“是的。”

“誰拋到海裏的？”

“德國驅逐艦。”

司令員擰開筒蓋，把兩個手指伸入筒中，掏出一個紙卷。他把紙上寫的字唸完了，皺起眉頭。在這羊皮紙上，用茜草色素作的綠墨水寫着清晰的大字：

“蘇聯要塞和砲隊司令官先生，你們已被四面包圍了，你們不會再有彈藥和食糧了，爲了避免無謂的流血，我建議你們投降。條件是：司令官和軍官們率領要塞衛戍部隊，把要塞的砲完好地保存下來，放下武器，到教堂附近的廣場裏去投降。按照中歐的時間，

六點整應在教堂房頂上掛起白旗。若遵照辦理，我答應保全你們的生命。否則一律處死。投降吧。

德國陸戰隊司令官海軍少將埃威爾沙普爵士”

司令員把投降條件遞給政委，政委讀過後對值日員說：

“好，去吧。”

值日員走了。

“他們想在教堂上看到旗子，”司令員沉思地說。

“是啊，”政委說。

“他們會看到它，”司令員一面穿着大衣，一面說。“在教堂上掛一面巨大的旗子。政委，您怎麼想呢，他們能看到它嗎？應當使他們一定看到，應當儘量作得大一些。我們來得及嗎？”

“來得及，”政委一面說，一面尋找軍帽。“還有一夜的時間，耽誤不了。我們會趕着把它縫好。弟兄們都會來做。我向您担保，旗子一定會作得很大。”

司令員和政委互相擁抱，接了個吻。他們按照男人的方式緊緊地吻着，感到唇上的皮膚有一些風乾的苦澀的味道。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吻。他們非常匆忙。他們知道，接吻的時間以後再不會有了。

政委走進士兵室裏，把帶座的列寧胸像稍稍提起，從下面抽出了那塊紫紅色的毛絨桌布。隨後他站到凳子上，從牆上取下寫着標語的紅斜紋布。

衛戍部隊整夜縫着旗子，這面巨大的旗子，在士兵室裏地板上剛剛能容得下。他們用水兵們的大針和粗綫，用各種各樣的布片和凡是在水兵衣箱裏能找到的適用的布料來縫製這面旗子。

黎明前不久，一面至少有六床被單那麼大的旗子製好了。

這時，水兵們最後一次刮了臉，穿上乾淨的襯衣，在脖子上掛上

衝鋒槍，衣袋裏裝滿了子彈，一個跟着一個沿輕便梯子走了上去。

黎明時，一個值日官來敲埃威爾沙普爵士的艙門。埃威爾沙普沒有睡覺，他和衣躺在吊床上。他走到化粧台前，照了照鏡子，用香水擦擦眼下的浮腫。只有在做完這些以後，他才允許值日官走進來。值日官很興奮，他好不容易屏住喘息，行了個舉手禮。

“教堂上掛起旗子了嗎？”埃威爾沙普斷斷續續問，一面玩弄着短劍上那帶螺旋花紋的象牙柄。

“正是這樣，他們投降了。”

“好，”埃威爾沙普說：“您給我帶來了最好的消息，我不會忘記您。太好了……吹哨子召集所有人員到甲板上。”

待了一會兒，他又着腿站在司令塔上。天色剛剛放亮，這是晚秋的一個晦暗、有風的黎明。埃威爾沙普在望遠鏡裏看到了地平綫上的花崗石小島，它躺在灰色的並不美麗的海中。起伏的波浪一直粗暴地反覆衝擊着岸邊的岩石。

海好像是用花崗石雕刻成的一樣。

在隱約顯出的漁村的上空，高聳着教堂的尖塔頂，尖頂上是那個插入陰鬱天空中的黑色的筆直十字架。在那尖塔頂上飄揚着一面巨大的旗子。在晨曦朦朧中，旗子顯得十分陰暗，差不多是黑色的。

“可憐的傢伙，”埃威爾沙普說，“爲了縫製這樣大的一面白旗子，大概他們不得不拿出自己所有的被單了。有什麼辦法呢，投降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呵。”

他下了一道命令。

登陸艇和水雷艇小隊，向着海島駛去。

海島越來越大了，越來越近了。現在，肉眼就可以看清站在敦

堂附近廣場上的一羣水兵了。

一瞬間出現了紫紅色的太陽，它掛在天空和海水之間，上緣隱在長長的像煙霧似的烏雲中，而下緣接着鋸齒般的海面。晦暗的陽光照耀着海島，教堂上的旗子變成了紅色，好像燒紅了的鋼鐵。

“媽的，這是紅色的！”埃威爾沙普說。“太陽把布爾什維克們大大地嘲弄了一頓，它把白旗子染成紅色了。但是，我們立刻要叫它變成白色。”

海風吹趕着巨浪，海浪撞擊着岩石。岩石一面打退海浪的攻擊，一面發出青銅般的響聲，尖細的聲音在充滿水沫的空氣中顫動。波浪退到海裏去了，露出了濕漉漉的巨大頑石。海浪集中了力量，重新整頓了隊形，又猛衝過來。它們在尋找薄弱的地點。它們鑽入狹窄、曲折的洞穴裏，滲入深邃的岩縫中。海水咕咚咕咚地響着，發出了玻璃般的淙淙聲，噝噝聲。突然，它又用全部的力量向那看不見的障礙物猛撲過去，帶着大砲的轟鳴聲飛了回來，像間歇溫泉似的噴射出沸騰的薔薇色的水沫。

登陸艇衝上了島岸。德國兵在沒到胸部的浪花飛濺的海水中，把衝鋒槍舉在頭頂上，從這塊頑石跳到那塊頑石，滑倒又爬起，向着要塞跑去。眼看他們已經爬上峭壁了，他們馬上要向砲台的打開的升降口走下去了。

埃威爾沙普爵士站着，手指抓住司令塔上的欄干。他的眼睛沒有離開島岸。他很興奮，臉上起着痙攣。

前進，弟兄們，前進！

突然，一陣驚天動地的地下爆炸聲震動了海島，從砲洞口中飛上些血淋淋的衣服碎片和人體。岩石互相撞擊着，亂蹦着。爆炸使岩石從海島深處，從地心往上直衝，地面上的岩石又擠進了炸開的坑窪裏，在那裏躺着被炸毀了的大砲機件，像一堆燒熱了的碎

鐵塊。

島上到處出現了地震般的裂縫。

“他們把砲台炸毀了！”埃威爾沙普大喊起來。“他們把投降條件破壞了！這些壞蛋！”

這時，太陽慢慢地躲進了烏雲中。烏雲把它吞沒了。原先陰鬱地照着島和海的紅光，現在顯得黯然失色了，四周的一切變成了單調的花崗石色。除了教堂上的旗子，全都是一樣顏色。埃威爾沙普想：自己失算了。

教堂上的大旗違反了所有的物理學定律，它仍然是一片紅色。在灰色背景的襯托下，它的顏色變得更加強烈了。它紅得刺人眼睛。這時埃威爾沙普全明白了，旗子從來沒有變成白色，它永遠是紅色的，它不能成為其他的顏色。埃威爾沙普忘記了他是和誰作戰。這不是眼睛的錯覺，也不是太陽欺騙埃威爾沙普，而是他自己欺騙了自己。

埃威爾沙普下達了一道新的命令。

轟炸機、俯衝機、殲擊機組成飛行中隊升到了空中，水雷艇、驅逐艦和登陸艇從四面八方衝向海島。新的海軍陸戰隊，又沿着濕漉漉的岩石爬上來了。傘兵像一朵朵鬱金香花似的落在漁村上面。爆炸聲把大氣都裂成一片片的了。

在這個地獄裏面，三十個蘇維埃水兵在教堂圍牆下挖好了掩體，把自己的衝鋒槍和機槍按東南西北方向擺好。在這可怕的最後時刻中，他們誰也沒有求生的念頭。生命的問題已經決定了。他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但是在死之前，他們想儘量多消滅些敵人。這就是戰鬥任務，而他們要執行到最後為止。他們精確地射擊着，沒有一槍不中，沒有一顆手榴彈虛擲。幾百個敵人的屍體，躺在通往教堂的路上。

但是，兩方的兵力是非常懸殊的。

子彈不停地打在教堂的牆上，磚和泥灰四散紛飛。三十個蘇維埃水兵，臉被硝煙燻得漆黑，血汗交流，從帆布水兵服的襯裏中撕下棉絮，堵在傷口上。他們一個跟一個倒了，但他們一直射擊到最後一口氣。

在他們上面，飄揚着一面巨大的紅旗，這紅旗是用水兵們的大針和粗綫，用各種各樣的紅布片，以及凡是在水兵衣箱中找到的適用的布料縫製成的。它是由珍愛的絲手帕、紅圍巾、毛織的紫紅色綬帶、薔薇色的煙袋、鮮紅色的毯子、運動背心和短褲等縫成的。在這火焰一般的拼湊成的旗子上，縫着“國內戰爭史”第一卷的紫紅色細布封面，還有綉在櫻桃色綢緞上的列寧和斯大林的肖像——這是古比雪夫姑娘們的贈品。

在那高得令人頭暈的高空上，在那移動着的烏雲中，紅色的旗子在飄揚，招展，燃燒，就像有一個看不見的巨人旗手舉着它，急速地穿過戰鬥的煙雲，向着勝利前進。



從三月到四月

弗·柯塞符厄柯夫

在篝火旁過夜時燒得百孔千瘡的工作服，在彼得·費道洛維奇·日瓦倫考夫大尉身上寬鬆地飄盪着。火紅色的蓬鬆的鬍鬚和浸滿污泥的黑皺紋，使大尉的臉變得像老人一樣了。

三月裏，他帶着一個特殊的任務，用降落傘跳落到敵人的後方；而現在，當冰雪已開始融化，河水到處奔騰的時候，他穿着被水泡脹了的皮靴，沿着森林，非常困難地往回走着。

最初他只是在夜裏走，白天躲藏在土洞中。但是現在白天他也開始走了，他怕飢餓使他衰弱無力。

大尉已經完成了任務，留下來的只要把兩月前降落到這裏的氣象無線電員找到就行了。

最近四天來，他幾乎什麼也沒有吃到，他在這陰濕的森林裏走着，用飢餓的眼睛望着白樺樹的白色樹幹。他知道，白樺樹皮是可以搗碎放在鍋裏煮着吃的，它就像苦澀的稀飯一樣，發出樹木的香味，但却毫無味道……

在困難時刻，大尉一面沉靜地考慮着，一面像對一個可敬的和英勇的同伴一樣關心着自己。

“要注意特殊情況，”大尉想。“您是能够走到公路上去的，碰巧，也許還能換一換鞋子呢。但是一般說來，如果向單個的德國運輸汽車襲擊，祇是暴露了您自己的地位，這就是所謂‘胃裏叫咕咕，心裏發糊塗’了。”大尉對於這長時間的孤獨生活已經習慣了，在他未累壞之前，或是像他自己承認的在未說胡話之前，他是能够親自判斷一切的。

大尉覺得和他對談的那個傢伙，是一個很不壞的小伙子，什麼都明白，既和善而又誠懇。不過，一旦有輕微的響聲，或是雪地上出現了融化的和凍硬的滑雪鞋印時，大尉就會大聲喊叫，毫不客氣地打斷那小伙子的談話。

但是，對於這個伙伴，對這個誠懇的和什麼都明白的小伙子，大尉的看法和一般同志們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在隊裏，大尉被認為是個不大原諒人的人，他沉默寡言，舉止沉靜，他不能博得其他人的友情。對那些第一次派去出差的新手，他也不說句親熱的鼓勵話。

大尉在完成任務回來後，總是努力避開那狂熱的歡迎，他躲避着人們的擁抱，嘴裏咕嚕着說：

“得刮一刮鬍子了，要不，臉頰就像刺蝟一樣刺人了，”於是他匆匆忙忙的回到自己屋裏去了。

在德寇後方工作的情況，除了向首長彙報外，他是不喜歡談

的。在完成任務後，他胡亂躺在床上休息一會，然後就像未睡醒一樣，悶悶地走去吃飯。

“是一個枯燥無味的人，是個孤獨的人。”別人都這樣說他。

有一個時期，流傳着一種可以說明他爲人的傳說，說是在戰爭初期，他的家庭就被德寇毀掉了。大尉得知這些談話後，拿着一封信去吃飯了。他一面喝着菜湯，一面把信放在眼前看着說：

“妻子寫來的信。”

所有的人都互相望了一眼，許多人感到有些失望，因爲他們都相信大尉所以這樣孤獨是由於遭到了不幸。可是現在却什麼不幸也沒有。

以後，大尉不喜歡小提琴了。弓弦在琴上拉出來的聲音，簡直像刀鋒劃在玻璃上的響聲一樣。

……光禿的、潮濕的森林，泥濘的土地，盛滿髒水的坑窪，鬆軟而濕漉漉的積雪。在這種荒野的地方走路，對於一個孤獨、疲倦的人來說是很寂寞的。

但是大尉却故意選定了這荒野的地方，因爲在這裏遇到德國人的機會是很少的。越是荒涼無人，大尉的步伐就越踏實。

可是飢餓開始折磨人了。有時大尉看不大清楚了，於是他停下來，擦着眼睛，當擦也不管用時，他就用戴着毛絨手套的拳頭敲打着顴骨，以便恢復血液的循環能力。

大尉走入山峽，在山坡冰雪邊緣處的小水窪旁彎下腰，喝着雪水，他感到一種融雪的令人作嘔的怪味，雖然他不想喝，但他還是繼續喝着，這只是爲了填滿那空洞洞的胃。

天漸漸黑了。潮濕的雪地上遮了層濃暗的陰影。氣候冷起來，水窪結了冰，薄冰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大聲響叫。濕樹枝也上凍了，一碰到它們，就發出唧唧的聲音。儘管大尉想走得無聲無息，可是

每一步都伴隨着咯吱聲跟唧唧聲。

月亮出來了，森林發出了閃光，無數冰柱和冰窪反射着月光像燃燒着的冷冷的火光，那冰柱就像地下鐵道“蘇維埃宮”車站裏一列半露柱一般。

無線電員就應當在這裏的什麼地方，但是在這四公里見方的地方怎能一下子找到呢！看來，無線電員一定給自己掘了一個比獸穴還秘密的地洞。

可是大尉也不能在森林中邊走邊喊：“喂，同志！你在哪裏呀？”

大尉在照耀着白晃晃亮光的樹林中走着，他的靴子因為夜間寒冷而凍得又重又硬了，簡直像小石柱子一樣。

他生氣地埋怨着那個難以找到的無線電員，但是如果無線電員一下子被發現了，那他就會更加生氣。

大尉絆在埋進堅硬的雪層中的枯樹枝上，一下子跌倒了。當他用手支撐着雪地困難地站起來時，在他背後傳來了手槍扳機的響聲。

“哈特①！”有人對他低聲說，“哈特！”

但是，大尉覺得很奇怪，他用手揉摩着受傷的膝蓋，並沒轉過身來。當那個人又低低地用德國話命令他舉起手來時，大尉轉過身，嘲笑地說：

“如果有人躺着，幹麼要喊‘哈特’呢？應當立刻向我撲過來，用帽子包着手槍射擊——這樣槍聲聽起來會很低沉。除此以外，德國人喊‘哈特’是大聲高喊的，這樣好使附近的人聽到來幫助。我教您，教您，可是您還是不懂……”接着大尉站了起來。

他說了個暗號，當他得到答覆後點了點頭，把暗藍色的“查威

① “哈特”，德語站住不動的意思。